

城鄉結合部——一個轉型的範例

◎ 王少輝

「城鄉結合部」應當是公安部門發明的一個辭彙，用來說明特定地方治安的複雜性和管理上的困難。在我眼中，它就是一個社會學的詞語，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與現代兩種文明在這裏遭遇，打了一場拉鋸戰。如果借用氣象學的詞語來表示，「城鄉結合部」就像兩種氣團形成的鋒面，那是一種既能帶來梅雨，又使人感到悶鬱的天氣。

1993年，我來到C市的城堡工作。城堡剛剛掛牌，C市也剛剛撤縣設市。在此之前，我在P市已經工作了一年多，見識了許多牛B哄哄的農民企業家、暴發戶。他們不是那種樸實的、呆頭呆腦的農民，從公社時期的不務正業的遊民、偷渡客到改革初期的經銷員、建築工人，到現在的包工頭、三資企業主，他們的身份幾經變遷。所謂農民企業家，就是無論賺了多少錢，他在文化、心理上都仍是一個農民（這裏並沒有褒貶的意思）。C城堡開張的那天，來了許多官員和華僑。主持儀式的官員在宣讀出席此次典禮的來賓名單。有位華僑因為等了很久還沒有聽到他的名字，生氣地坐上轎車走了，主持人拉也拉不住一對排名座次的重視，也可以看作農業文明遺傳下來的心理特徵之一。

C城堡所在地是個城鄉結合部。此地原是一片農田，歸屬於一個靠近縣城的村子。1990年開始，城區擴展，就把這個村子吸納到城區裏。城市化要佔用農民的土地，作為交換條件，不知何時形成了一個不成文規定：凡是在這個村子地皮上的建築專案，必須由這個村子裏出生的包工頭承建。C城堡就是這樣一件作品。若干年後，城堡換了領導，不知這個規矩，在維修大樓的時候，請了另一支建築隊。有一天夜裏，建築隊的所有工具都不見了。經過了解，原來是被承建大樓的包工頭手下的人拿走的，保安人員不敢攔阻他們，因為保安們也是這個村子裏面的人。這件事情後來怎麼解決我就不記得了，不過我聽說，那時政府還沒有還清包工頭建城堡的錢。

發生這起事件的時候，我的知識還十分有限，解讀不了事件背後的奧妙之處。我當時用比較老的視角看問題，只覺得：他們怎麼敢蔑視政府的權威？在C市生活了十年之後，讀過一些書，我才弄清了這些問題。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每天都發生在城鄉結合部。為了分析這個問題，有必要引入一個庫克船長的故事。

美國社會人類學家薩林斯著有《歷史之島》一書，利用庫克船長的故事研究了夏威夷人歷史中的結構及轉型問題。西元1779年1月17日，英國遠征隊船隻「決心號」在庫克船長帶領下到達夏威夷的凱阿拉凱誇灣。庫克一上岸，就在當地土著祭司護送下，進入希基奧大廟，土著們讓他經歷了一套精致的儀式。在這裏必須略去具體細節，總之庫克船長被夏威夷人當作神靈來崇拜了，他莫名其妙地被迫扮演他的角色。庫克之所以被當作神靈看待，是因為他出現的時間、方位湊巧是夏威夷人的瑪卡希基節、羅諾神出現的位置（凱阿拉凱意即「神之通道」）。在夏威夷人中，存在著一個神話-政治譜系：

羅諾神代表神聖的、陌生人（外來的他者）、曾經佔有土地和女人的前任國王（被廢黜的國王）；庫神代表人性的（世俗的）、武士的、弑神者和（與神的妻子）私通者（現任國王）。「這是一種祈求與強奪的複雜關係，它成功地把神聖帶給人類世界，又把神聖驅逐出人類領土，因而人是以一種周期性的弑神者身份生活著的；或者撇開食人俗不談，神被那些在社會生活中與盜劫和暴力行為相當的虔敬行為從人類生存的目的中分離出來。」瑪卡希基節的儀式就是重現這一神話（歷史）的篡位過程。

瑪卡希基節是從海邊迎接羅諾神開始的，按照傳說，神是坐著獨木舟來的。經過二十三天的巡遊，羅諾神回到海邊的祖廟，儀式的高潮是「卡利伊」戰鬥，「在被神的一個黨徒攻擊之後，國王重新獲得了他的王位。」隨後兩天，羅諾神像被肢解。肢解羅諾的前夜，有一個慶祝勝利的慶典——「毛洛哈」之網，祭司一聲令下，巨網中的各種食物傾倒在人群中，表示人民通過征服羅諾而獲得了生育力，也表示新的一年的到來。「獻給羅諾的一條貢舟朝著神的故鄉卡希基的方向漂流而去」。

庫克從1月17日上岸，到2月4日離去，他活得好好的。因為他的來到和離去，契合一年一度的瑪卡希基節中的儀式，被認為可以帶來豐收，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所以人們歡迎他。他的船離開凱阿拉凱誇灣後，遭遇到一場風暴，前桅杆被折斷。庫克被迫折回凱阿拉凱誇灣，完成了一幕魂斷夏威夷的悲劇。

庫克（羅諾神）的重返引發了一場神話政治的危機。「因為不合季節的返回代表著瑪卡希基政治的一種翻版，在國王慶祝勝利時把神帶上岸，又將重新挑起一場關於統治權的爭端。」如果此前庫克的來到，被看作是一種象徵儀式，並且能夠給夏威夷人帶來幸運的話，這一次的重返則被看成是政治性的、假戲真做：這位神明要來收復他的權力，他將侵佔島上的土地。接下來發生了土著人盜搶「決心號」上物品的事件，以及水手和土著人之間的衝突。庫克船長決心把國王卡拉尼奧普當作人質押到船上。當他們走到海灘上時，庫克被國王的衛士用短劍刺死。夏威夷古老的神話-政治圖式從夢幻變成現實。

到此為止，我已經引用了太多的薩林斯的著作內容。庫克作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的先驅，其命運是深具意蘊的。在第一次親密接觸中，庫克抱著傳播文明，發展貿易的理想和願望；在第二次接觸中，他的船隻遭到劫掠，他採用了我們常見的「擒賊先擒王」的戰術（類似的戰術曾被250年前西班牙的冒險家皮薩羅運用過，他誘捕了印加國王，並以黃金作贖身費）。他既是普世主義的，也是實用主義和理性的。但夏威夷人始終按照他們的神話-政治圖式來操演這次接觸。庫克死後，他被夏威夷人奉為神靈。若干年後，夏威夷的國王和頭人們紛紛起了個英國王室的名字，顯示其權力淵源之羅諾（庫克）。西方文明和夏威夷文明之間形成了一個並接結構，夏威夷文明實現了轉型。在這裏我很容易聯想到弗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提到的，摩西被猶太人殺死後又被奉為上帝的故事。

在中國，城鄉結合部就是工商文明和農耕文明的一個並接結構。由上而下的城市化運動與傳統小農社會的生活方式，產生了碰撞。特殊的地方就在於，在進入現代化之前，中國人並不是未開化的食人生番，而是生活在一個有數千年文明的國度裏；進入現代化之後，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主權國家，而非一塊殖民地。另外，城鄉結合部中的農民，遇到的並不是庫克船長這樣的外來人，而是剛剛離開這塊土地不久，受過或多或少的教育，接受國家委派的公職人員（在本文的範圍內，我認定現代化的推動力是國家）。國家在反抗西方文明進攻的過程中保存了主權，但在救亡過程中又借鑒了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理念。所以，城鄉結合部中代表城市化（現代化）一方的理念，是經過國家、省、市幾級政權的過濾和修改，逐步結合地區實

際的現代化理念，而非原汁原味的西方現代化理念。這些理念基本上都體現在政府的相關文件中。一般而言，國家出臺什麼政策法規、指示精神，省、市、縣、鄉都要逐級制訂「實施細則」，這些「細則」中都會結合本地區的實際，也結合了制訂者對上一級精神的理解。最後，在具體執行的人身上，還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怎麼執行，也是根據他自己的理解。至於怎樣理解，則與每個人的知識背景、宇宙觀有關。

薩林斯的理論旨在說明，即使兩種異質的文化不期而遇，產生了強烈的碰撞，這兩種文化仍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內在邏輯去演化和調適的。在城鄉結合部，出現了兩套話語：一套是國家主義的、現代化的話語，另一套則是本土的、農業村社的話語，彼此之間的溝通，則需要進行逐譯。因此，城鄉結合部是一個城市與鄉村的並接結構、現代文明與古代文明的聯結點。現代化話語每傳遞給農業村社一個資訊，後者都會做出某種反應，但絕對不會是前者期望的那樣，因為兩者使用不同的邏輯規則。

與庫克船長和夏威夷人一樣，城鄉結合部中兩種文明的連接，可以是和平的方式，也可以是鬥爭的方式。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一方面總體上，到目前為止，大家都相安無事；但另一方面，城鄉結合部始終在治安、環境衛生上問題多多。如果來之上面（外部）的政策恰好迎合了鄉村一方的習慣和利益，則出現了皆大歡喜的局面，一如庫克船長第一次登上夏威夷海岸時那樣。如果是一項損害鄉村一方的利益、或導致鄉村的的生活習俗出現大的變異或解體的政策，則這項政策（或行動）會遭到鄉村一方的抵制，代表國家（或現代化方向）一方必須使用暴力，如強行拆遷、強制執行（計劃生育、殯葬改革）等。這就出現了庫克船長第二次登陸夏威夷海岸時的情景。

其實，鄉土中國也存在著一個與夏威夷十分相似的神話-政治譜系：強龍-地頭蛇。龍是生活在天上或海底的，是一種外來的、強大的力量；地頭蛇是一種生活在陸地上的動物，是一種本土的、狡猾陰毒的力量。龍擁有統治的合法性（神性），這一點沒有受到什麼質疑，故古代的皇帝被稱為真龍天子，意味著其權力淵源於天外。但這種力量往往被看成是懸浮的、周期性的；相反，地頭蛇則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本土勢力，它沒有龍的本事，但在小範圍內，它的作用要比龍大。故民間才有「強龍難壓地頭蛇」或「山高皇帝遠」一說，實際上也指出了土地的複雜性對國家權力延伸所造成的制約。在地理學上，氣候既在水平線上呈現出從熱帶到寒帶的變化，也因高山和海洋的影響而產生變異，故而在垂直方向上，氣候也會出現熱帶到寒帶的變化。如果說太陽是地表上一切能量的源泉，那麼，參差多態的地貌在吸收、轉換這種能量後，就會呈現出不同的氣候特徵。人類社會的權力運作與此類似，它的神話起源也正好是宇宙論的。

龍是一種形而上的事物，是一個封閉的體系通向外部的惟一孔道，所以一種文化才有可能與另一種文化接軌。蛇是龍在土地上的鏡像、或一種沈澱。蛇也是外來的征服者，可能是退化了的龍（正如撒旦原是天使），它是形而下的，構成每個族群或社區的日常生活的結構的一部分。在這裏，不要被引入一個誤區：龍與蛇是天生對立的。其實，蛇必須獲得龍的授權，否則它就不具有合法性；在另一方面，它又代表本土人民與外來力量進行討價還價，以此獲得本土人民的擁戴。地頭蛇在古代是以鄉紳的身份出現的。鄉紳可能是暴發戶，也可能是退休的官員，或者是官員的親屬。由於「地頭蛇」一詞在使用上已被賦予太多的（貶義）道德色彩，在當今社會中，筆者把它套到哪一個階層的頭上，都會立即招來抗議，雖然我的討論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但還是點到為止的好。

由於大家的心靈結構中都擁有一個神話-政治譜系，而這個譜系的特點就是認為權力來自外部

（陌生人），從這一點出發，許多社會現象就可以從這個角度得到解讀。整個90年代，我看到不少發了財的農民企業家都會爭取當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的當上了村委書記或村委會主任。有的買了外國護照或港澳戶籍，把自己變成外商，把企業變成外資企業。還有更多私人企業掛靠在各種機關部門的名下。除了向上尋找「背景」，一些企業家還會尋找黑社會作為支援力量，白道不行行黑道。所有這一切，如果按照流行話語來解讀，都會不得其要領，因為流行的話語總是道德主義的，最多表達了情感上的厭惡，卻不能了解這些事件的內在邏輯。其實，這些事件都是按照那個神話-政治譜系來展開的。

城鄉結合部是正在進行中的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它就像一隻蝌蚪長出了腳，尾巴卻沒有褪去。在使用「轉型」一詞時似乎應該十分謹慎，它並不是指一種文化從與另一種文化碰撞到被吞噬或同化，而是一種內在的演化。如果兩種文化從源頭上就迥異的，那麼，不論怎樣撞擊，怎樣演進，兩種文化都不會趨同，就像蝌蚪可以變成青蛙，但不會變成鱷魚那樣。不過我們也要注意，人類的面貌彼此之間是多麼相似，人類的語言發音也曾相似，語言學家從世界一百多種語言中選取了「男人」、「女人」、「孩子」、「洞門」、「陰門」、「手指」、「水」七個詞作語源學研究，發現這些發音都相似或對應，這不是偶然的（參見戶曉輝《中國人審美心理的發生學研究》）。中國人與夏威夷人有相似的神話-政治譜系，按薩林斯所言，歐洲人在古希臘、羅馬時代也存在著類似的神話-政治譜系。其實，在整部世界歷史中的漫長時期，野蠻的游牧民族總是負責提供統治者，而定居的農耕民族則提供臣民。在中國，從漢代到清朝，除了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統治者的出身多半是流民。因此，權力來自陌生人，恐怕不是一個神話，而是普遍的社會現實。如果在源頭上，各民族的文化的的基本結構都是類似的，那麼，經歷各種各樣的轉型之後，世界趨於大同，也不是不可能的。

也許，美國的黑人能夠提供一個成功的轉型例子。據說黑人的祖先是石器時代的尼格羅人種，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祖先是石器時代的克羅馬農人種。差距如此之遠的兩個種族的人，經過四百年的融合，卻共同構成了美利堅民族的主要骨幹。當然，黑人與白人還是存在著差別，美國也曾被譴責存在著種族歧視，但考慮到每個社區、每個家庭都存在著不同性格的人，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些差別也許不是什麼大問題。其實，許多年來的移民、留學，已經給文化轉型提供了大量的經驗。它利用了人類的學習能力，其基礎則是人類擁有相近的大腦結構甚至心靈結構。主動地學習肯定比被征服來使一種文化轉型要好。

（引文除另加注明外，全部出之薩林斯著，藍達居、張宏明、黃向春、劉永華譯：《歷史之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二期 2004年1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二期（2004年1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